

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模式輔導與協助」公聽會
會議紀錄

日期：112年8月24日(星期四)上午9時59分至11時17分

地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列)席：

本會一議員黃柏霖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劉靜文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科长邱月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科长鍾翠芬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隊副隊長李孟師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綜合規劃科科长陸秀如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主任李毓敏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組組長王瀚毅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專員黃英如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諮商心理師蘇芸代

專家學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教授譚大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劉世閔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簡成熙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李銘義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吳建德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紀錄：李淑雅

甲、主持人介紹與會出席人員，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議員、學者、各單位陳述意見：

黃議員柏霖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劉專門委員靜文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鍾科長翠芬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隊李副隊長孟師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綜合規劃科陸科長秀如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李主任毓敏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組王組長瀚毅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黃專員英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譚教授大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劉教授世閔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簡教授成熙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吳副教授建德

丙、主持人：黃議員柏霖結語。

丁、散會：上午 11 時 17 分。

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模式輔導與協助」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各位學者專家和各位局處代表，今天很歡迎大家一早來開「高雄市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模式輔導與協助」的公聽會。大家知道社會越來越多元，而且進步得很快，過去傳統的教育是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碩士，就是這個模式一步步往上唸，可是現在的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學習模式，包括實驗小學、實驗國中、外僑學校、在家自學等等。每一個孩子都有不同的學習模式跟特性，有的就適合跟著正規的模式學習，有的可能比較特別，在家自學可以得到更好的啟發，都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所以我們在因應社會多元化以及學習多管道、多元化的過程裡面，我們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支撐，讓比較特殊或特別的孩子有更多的可能。這個部分請局本部說明目前有什麼作法，我們邀請了好幾個局處，如果跟這個有相關的，也歡迎你們提出來，再請學者專家給我們意見建議，在這件事情上讓更多的孩子可以選擇更好的模式。因為大家都知道傳統就是固定的模式，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學習方法，如果我們能夠支撐，我相信對更多的孩子有更大的幫助。我們就依照邀請的單位，先請教育局發言，接著社會局等等依序做報告。先請教育局發言。

教育局劉專門委員靜文：

主持人、今天與會的專家學者、各局處代表，大家早安。首先謝謝議座關心這個議題，讓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在家自學的孩子。我先說明一下，我們台灣現在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依照人數的差異，有分為個人、團體跟機構這三種。個人就是個人，團體就是三個人以上，上限是30個，再以上就是機構。我們目前高雄市的非學校型態實驗，就是剛剛講的個人、團體跟機構的話，先說個人的部分，我們統計就是從108學年度到111學年度為止，目前個人的學生人數以國小階段是最多的，接著就是國中階段，再來就是高中階段沒有取得學籍的學生，最少的就是高中階段取得學籍的學生。至於團體，非學校型態的教育團體，跟非學校型態的教育機構，這個部分目前在高雄市有6個團體跟6個機構。團體的人數在這個學年度核定到115人，機構在這個學年度核定到434人，這是我們目前的現況。

針對現況的執行，其實我們就是每個學年度都一定會進行輔導訪視有

基本的機制在。針對個人的部分，我們就是每年的4月份會去抽總人數三分之一的學生做抽訪。如果學生沒有出席，或者是我們進行輔導訪視的成果不好的話，我們的訪視委員會再進行個別的訪視輔導，而且限期改善。如果沒有改善的話就會去做審議，看是否停止實驗教育的計畫，這是個人的部分。機構就沒有固定一定要去定期訪視，但是在計畫期滿那一年要辦理評鑑，當然如果過程當中有發生一些違法違規事件的話，我們當然就是即時的去做訪視並且限期改善，當然最重就是廢止他的實驗教育計畫。團體也跟個人一樣，有固定在每年3月份會去訪視所有的團體，目前就是6所。除了定期的訪視以外，如果有發生突發事件，我們也會成立輔導諮詢小組予以協助。

針對這些個人、團體或是機構去申請非學的話，其實我們都有律定好相關的申請流程跟注意事項。所以在我們的議題裡面有提到，拒學或是中輟的學生，在他國中、小要轉自學的話，是不是要律定一個流程。我們之前其實一直有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是覺得拒學跟中輟的學生，除了這個以外都有一些相關的輔導機制，這可能是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他適不適合。如果自學的話，也要看他家裡面有沒有這個資源可以讓他參加自學。所以這個應該是方法之一，我們會去看拒學或是中輟的學生適合哪一種方式。像中央也有一些青少年的生涯輔導計畫，就會針對不同的興趣讓他去做發展，可能就比較不會像學校裡面制式化的課程，讓他的排斥度那麼高，所以可能要看拒學跟中輟的問題在哪邊，我們再去看適不適合自學，適不適合參加其他的計畫等等，再做個人的輔導。以上教育局先做簡單的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教育局，接著請社會局代表發言。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鍾科長翠芬：

議座、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還有府會的代表好。社會局針對如果有學生真的因為自己的健康問題或者是家庭狀況有特殊的需求，可能難以適應傳統學校的教學環境的話，當然他還是有受教權和發展的需求，所以社會局的部分是如果是我們的服務個案，我們可能會先針對他的個別評估，了解他的學習需求、興趣跟能力，或者是他的家庭背景來了解他適不適合制定自學方案。如果他真的選擇了自學方案，當然我們會跟相

關的學校團體來協助，是不是提供一些教育的資源。譬如說取得適合的教材或者是學習的工具，讓他們可以有有效的學習，譬如說電腦之類的，如果家裡沒有這樣的設施設備，社會局是可以媒合一些資源來協助他們。當然在自學的過程中有一些學習的目標，平時可能要定期評估他的發展標準，是不是可以定期了解在他的學習過程，當然在學習的過程中，如果是個人自學的話，可能就需要一些支持，或者是一些社交網絡，因為他可能沒有同儕的協助，社會局就會協助他建立一些社交網絡，參加社福中心的活動，做團體學習，讓他也可以滿足一些社交的需求。如果是家庭的部分，針對家長或者是在家長和孩子之間的親子部分，我們也會提供相關的心理支持，幫助他克服在這個學習過程之中可能有一些障礙或是需要建立自信心的部分，提供一些相關心理諮商的部分。在整個進行自學的過程中，如果他有個別的需求，我們社會局都會儘量協助提供全面的支持跟相關的輔導，包含在家長的部分。以上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社會局。請警察局代表發言。

警察局少年隊李副隊長孟師：

議座、各位專家學者、各位局處的長官，大家好。警察局就中輟生的部分來回答，因為其實中輟的學生不只是教育問題，也常常會衍生很多少年犯罪和被害問題，所以中輟生的部分是我們警察一直以來的重點工作。因為我本身是少年隊的，我們同仁其實在有關中輟生的部分，平常會在學校跟家庭去做掌握，假設他被教育局列為中輟生，我們少年隊的同仁就會到學校或是他的家庭周邊去做協查，其實大概在這兩個地方就可以找到學生。如果找到學生的話，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會帶回學校或是交回給他的家長，簡單做一個中輟生的查訪表。查訪表大概會註記他中輟的狀況，可能是今年輟學幾次、輟學的原因跟家庭的基本狀況，做個記錄，以便於之後對於這個小朋友有更好的掌控。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少年隊。接著請青年局代表發言。

青年局綜合規劃科陸科長秀如：

議座、各位專家學者及市府同仁代表好，青年局報告。在青年局的部

分，其實會比較相關的應該是屬於間接的課程資源提供，我們局處辦了滿多針對高中或大專的課程講座活動。前面也有局處代表提到，在家自學或是實驗教育的學生可能比較缺少同儕互動那一塊，其實我們在辦一些高中以上學校自治營隊的時候，也是提供相對應的機會。以後這種相關的課程資源，我們也都會再去做一些強化和推播，讓在家自學的學生取得相關的訊息。

以我們局的狀況來說，我們有推動青年志工的服務活動，以我們之前辦理過的志工服務，我們就曾經有在家自學的兩位高中生來參加我們志願服務的活動。其實我覺得在家的部分，以議會提供的書面資料，可能每個家長安排出來想要學習的目標或是課程不太一樣，可能在不同的領域都會有不同的需求。像我們這兩位高中自學的學生也是透過我們辦理的志願服務活動，他們出來就可以跟同年齡的學生一起做志願服務的工作，去學習相關的社會經驗。所以我覺得可能之後我們青年局會把這些訊息跟教育局或是跟社會局多做一些合作，讓比較多家長可以取得這樣的資源跟訊息，也方便學生使用。青年局做以上簡短的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青年局。接著請文化局代表發言。

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李主任毓敏：

議座、各位專家學者和各局處代表，大家早安。學校其實是提供集中性、系統性的學習模式，學習的載具包含以學科為主的一些教材和以術科為主的技術養成。我們今天所探討的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它本質上就是自學，在家自學就是能夠讓學生學習成長跟自我的探索。在學校以外間接自學的資源，就文化局的相關場館為例，我們圖書館擁有大量的館藏，扮演著一個輔助性跟充實性的學習資源，像高雄就有一座總圖跟60個分館，每個行政區都至少有一個圖書分館，再加上我們的圖書分館是可以讓讀者「甲地借，乙地還」這樣便利借書系統，而且我們高雄市總圖還有雲端書庫，讓市民朋友每年有52點可以免費借閱線上的電子書，可以不必出門。所以我們圖書館不僅是學生在課外學習的重要資源管道，也是我們高雄各個年齡層的讀者終身學習的重要管道。因此在家自學如果有需要課外的圖書資源，其實圖書館扮演著一個非常好的輔助性功能。

除了圖書館的館藏可以做為在家學習的間接資源，我們文化局的相關館舍在週末都有辦理相關的講堂，去講授跟傳授各個類型和各個專業領域的技能。比方說我們的圖書館在週末就有城市講堂、大東講堂和岡山講堂；在歷史博物館有史博講堂；在美術館有高美講堂。我們都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作者或者是達人、職人等等，請他們來講授有關歷史類的、文化類的、文學類的、藝術類的等等的多元主題，提供給市民朋友週末的心靈充電，或者一些知識學習的內容。其實這個也是可以做為學生在家自學的多元管道。以上文化局做簡要的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文化局。接著請研考會發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組王組長瀚毅：

主持人、各位專家學者、各位市府代表，大家好。研考會主要是針對間接自學資源的提供上面，我們在資訊中心的網站上面有建置一個數位學習的網站連結。目前是連結到行政院的人事總處e等公務員的學習網站，這個學習網站的課程內容不只是有包含公務人員的專業領域課程，其實涵蓋的內容非常多元，包含語言、資訊、人文素養、自我成長等各類課程，這些課程也不限公務人員參加，一般民眾也可以開放使用。

第二個部分是針對目前在家自學的學習面向其實是非常多元，有可能不會侷限在單一的課本上面，也需要關注更多的議題。針對於一些公共議題的政策，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我們研考會也有蒐集各個局處重要的施政委託的研究報告，我們有建置施政研究的成果網站可以供學生去做查詢。

第三個部分是像現在很多國中小學生不一定會有網路，所以資訊中心也有跟民間單位做一些結合，在整個高雄市總共有建置了1萬多個無線的免費網路的熱點可以讓學生連網使用。以上說明。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研考會。接著請衛生局代表發言。

衛生局黃專員英如：

議座、專家學者和市府的夥伴，大家早。在衛生局的部分，最主要還是針對衛生局在心理衛生服務的方面，最主要的還是以精神醫療和自殺防治方面在做協助。也就是說，如果學生或家長有疑似精神疾病的話，

在就醫困難的部分可以轉介給衛生局，衛生局會提供進一步的評估和醫療上面的協助。

另外一個部分是針對自殺通報之後，我們這邊會有關懷員，會去強化跟學校的連結，然後進行共同上的照護。衛生局就這部分有提供公費心理諮商服務的部分，我們的服務對象是自殺高風險、精神、物質濫用跟災難心理衛生的個案。我們也試圖把19歲以下的青少年，有進到我們公費諮商的部分做分析，最主要諮商的議題，第一名是自我認同的部分，再來是疾病的調適，第三名是人際關係和家庭問題。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衛生局。接著就請學者專家發言，我們就從右邊依序發言，先請譚大純教授發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譚教授大純：

議員、各位市政的夥伴、各位專家學者和媒體朋友早安。特別說明我這個師培處處長是前處長，26天前已經卸任了。不過在過去當處長的這段時間有一些觀察。首先我先肯定訂這個主題非常具有前瞻性，因為從107年到現在，中間卡了一個疫情，疫情對於非學的方案有一個助力，也有一個阻力。因為剛好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視訊這種東西跑出來了，就是讓很多家長突然間發現，原來網路上視訊的資源這麼多。所以我剛好昨天跟一個補教業，他是專門在做特教資優的補教，他有說最近疫情過了之後，家長來詢問自學方案的變得非常多，不見得最後會選擇，但是詢問度變得非常高。我有進一步問他為什麼詢問的家長會特別多？他說，第一個，十二年國教推動到現在四、五年的時間，有些事情還不是很穩定，包含分科測驗，什麼要考，什麼不考等等的。所以家長的焦慮度依然存在，這個會讓家長更傾向自己來幫小孩進行教育。第二個，是我剛才提到的視訊資源非常多，所以這幾年來的詢問度非常高。所以我覺得訂這個主題是很具有前瞻性的主題。不過這個議題可能可以談的內容還很少，當然一方面是個案都占不到1%，申請自學的比例，我的數據好像是0.5%，個案非常少。而且說實在的，我們不諱言，目前採取自學方案的，大部分是社經背景狀況比較好的家庭跟家長。也就是說有些是自己教孩子，甚至於巴不得政府連計畫書都不要提，反正自己的小孩自己教，是這樣的狀況。

不過，我必須說，我看了今天的議程，我姑且把自學者分兩群，一群是自願性，就是我剛才說的，家長的社經地位比較高，或者是有特定要培養小孩的教育理念跟哲學的。說實在的，這種我們要去管他的真的不需要太多。現在是屬於第二種，就是所謂的非自願性的，包含剛才所說的家暴、中輟等等的。我必須講，對於第一類，也就是所謂自願性的，我們希望給他減法的行政輔助；第二類的要給他加法，而且很多加法。

我先談第一類，其實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我今天放棄了學校教育，就是那一枝花，外面的世界就是全天下的芳草。其實我覺得對這些自學的學生來說，真正需要輔導的還不見得是這些學生，反而是這些高社經背景的家長。因為接下來四位都是教育的專家，會提到很多教育的學派。其實自學的策略就有很多種，尤其是我們今天主題的第三個跟第四個主題提到自學的模式，自學的模式是分很多學派的，有些是強調生活教育；有些是分階段的教育；有些是主張從頭到尾都不要去管他，讓小孩子自由發展。所以這些家長知不知道有這麼多教育的理念跟自學的策略和方案。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前端審這些自學計畫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對這些家長辦理類似的說明會或是教育訓練。我知道這些家長自己形成一個所謂的家長會或是一個小團體，可是都是物以類聚，就是大家的理念都類似，才會在一起。可是這又是另外一種所謂的為了一枝花，放棄了天下的芳草，也就是假設今天我是要走華德福的路線，其他門派的路線可能又放棄掉了。所以對於這種所謂的自願性的學生，他的資源非常豐富了，可能家長也很專業，也很有錢，會另外送去補習或是什麼樣機構的比例也非常高。家長可能也有時間跟小孩子去耗。這樣子的學生資源非常豐富，可能要對他做的是所謂的減法，也就是說可能要告訴他天下的資源非常多，有些東西其實要先把你的方向跟模式和策略確定之後，再去從事這種資源的選擇。

另外一個部分是非自願的部分，非自願的部分為什麼今天有包含社會局、警察局、文化局，各個單位都要來，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很廣泛的動員，背後又是一種很特殊的，主要是心理輔導跟社政這一方面的輔導。這部分等一下如果有時間可以回饋的話，我倒是想知道包含不管是警察或是社會或是相關的單位，過去遇到這種自學的個案大概有多少？能不能講幾個你們處理的案例？自學學生是一種特定的族群，既然當初提了

計畫要讓他自學的話，其實他應該本身都要列管的。

我最後要談一個有關法律上的規範，就是目前非學的實施條例總共有31條，可是說實在的這31條，各位有空可以自己研讀，大部分都是在規範家長要幹什麼，不管是行政單位權利或是行政單位的義務，我數了一下大概只有3條，包含第24條。第24條我覺得有寫也等於沒有寫，規定「應該要提供協助」這等於沒有寫；第25條是談通報；第26條是談特教跟低收入戶的補助，除此之外行政單位沒有太多的權利或責任。我倒是覺得有一些可以提供給尤其是我剛剛所說的第二類，非自願性的學生或是家長一些非經濟上的補助，因為目前只有談到補助。有些資源其實應該要把它明定在條款裡面。

最後一個，我談到今天的第三個問題，提到有什麼樣的資源？其實真的非學的資源太多了。我記得當初政府在105年要推十二年國教的課綱的時候，包含國教署、師育司，甚至於非教育部的單位，提供了各種網路的平台，真的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疫情的這兩、三年，包括教科書和參考書的書商都提供非常多數位的平台。不過特別要提到，疫情基本上已經算離開了，前兩天我才看到龍騰的自學網公告8月31日就要關掉了，所以有些資源是會關掉的，不過即便如此，資源還是非常多。首先這些教材有沒有吸引力？這些教材在很多的狀況下，家長該怎麼選擇？其實可能要對第一類的自願性自學的家長做一些說明。總而言之，我覺得今天我們未必可以提出很多很具體的結論，因為個案還算很少。可是我覺得今天的主題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主題，我判斷以後自學的比例或是個案都會增加非常多。等一下有很多教育專業的教育專家發言，我們再拭目以待。第一輪先報告到此，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教授。接著請劉教授發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劉教授世閔：

議座、局處的各位代表和與會的專家學者，大家早。我是高師大教育學系教授劉世閔。自學方案的非學部分我個人也有做一點的研究，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早期人類好像都是屬於自學，真正把它變成學校的型態，有學校的方式其實也不過兩、三百年而已。像費希特的教育救國之後，德國才開始有系統性的教育。在這個之前基本上大概都是私學或是

自學的方式，從中國的這種思維一直到整個世界，大概可以看得出來比較能夠呼應跟自學有關的就是伊利希的去學校教育思維，開放教育，不用再回到教育的系統裡面，人類好像都是如此。人類在學習上好像都要接受各種訊息，這是必要，但是一定要接受學校形式嗎？這個好像就比較值得討論。

自學方案在實驗三法通過之後，我個人覺得這樣的比重不是很多，這也是事實。剛剛我們譚教授也特別提到幾個觀點我覺得特別有趣，第一個就是自願性的時候希望用減法的方式，非自願性的時候希望用加法的方式。這個我剛好有一點比較奇特的看法，因為我有一些朋友的确也是屬於自學方案的孩子，爸爸是我們高雄某國立大學的教授，媽媽是家管，這個孩子本來國中的時候是要就讀七賢國中，就辦理自學。我發現他自學的時候比較困擾的地方是群性的部分，我們說德智體群美，他媽媽各方面都可以做到，可是在群性方面，偶爾還要幫他安排籃球教練，因為沒有打球的伴，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第二個部分，我想要談的是溫明麗教授有談到一個概念，我覺得非常好，不曉得能不能用在這邊，他說要「知覺行盼」。「知」就是我們要先知道，對於很多家長來講，在自學方案上面是否能夠得到充足的訊息。現在目前來看，剛剛譚大純教授講得很好，自願性的家長，基本上他們的社經背景都會比較高一點，因為他們知道的訊息會比較多。反而是非自願性的家長，在知的部分其實沒有這麼多管道。即使我們有這麼多局處提供這麼多管道，他在知的訊息上可能比較不足，這個可能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議員有這樣的前瞻性是相當不錯。

第二個，我想要談的是在自願性的學習上，教育局目前整個政策的安排方式，大部分是屬於管而不理，你應該要怎麼做，你要交什麼報告過來，我們再去檢查。這大概是管的部分。但是理的部分其實是比較難的，因為你要去整合所有的平台，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三個我們要談的比較有趣的地方是，我們目前國中升高中跟高中升大學的這些孩子，如果有些孩子不是很順利能夠就學的時候，接下來的期間，因為我們目前是有學測跟統測和各種考試。入學如果沒有辦法進到他心裡面很期盼的學校時，接下來有一段時間就等於是待學狀態。這個部分我們好像比較少去看到，也比較少去關懷到，這部分我也提出來讓大家一起來

思考。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著請簡教授發言。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簡教授成熙：

大家好，我是屏東大學前教育學院院長和教務長，我算起來從民國71年高中畢業以後就在高雄唸書。我唸的是師範院校，所以我算起來是屬於18歲以後就是一個正統的乖乖牌的師範院校學生，然後當大學師範院校的教授，這樣一路下來。我記得在民國80年初的時候，不只是幾年前的實驗三法，那時候有所謂的在家教育。也就是其實在民國80年左右，我們國家那個時候剛好是解嚴之後，所以那時候教改風起雲湧，將近30年前是在家教育。後來慢慢的從在家教育到實驗三法，又是20幾年了。剛剛世閔兄有提到，既然議會辦公聽會請各單位來，就當成是一個學習，我跟大家細說從頭。500年前每個人的教育都是自學，1千年前的教育就是自學，就是那些貴族子弟。所以整體說來，因為這樣覺得不足，所以在200年前的西方社會，大概開始的是一些軍國主義的國家，像普魯士這些，他們說要為國家培養人才，所以普法戰爭是全國國小老師打出來的。因為這樣，所以才有師範院校的公費可以唸。也就是在200年前，這些軍國主義的國家，基本上是把所有的學生當作人力培養，不能任由家長這樣放任，所以我們國辦教育，這是一個軍國教育的體制。另外一個是民主教育的體制，我們是民選的，全國的家長有權利要求我們政府做事，這是我們的duty。因為家長們誰可以一輩子不看醫生，誰可以一輩子自己教自己的小孩子，大家沒有這樣的本事，這是國家的責任。所以不管是在200年前的軍國體制，為國家培養人才的普魯士或大日本帝國，還有democracy的理念本身，就變成是一個schooling這個概念了，就是學校教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當我們政府扛起這個責任來。培養教育，大家還記不記得強迫入學條例，大概在3、40年前，某一些偏鄉或是某一些特定的宗教信仰，他們不上學還違法，還得把小孩子揪到學校來，這是強迫入學條例。我要表達的是我們教育一個民族的理念是由國家、學校、教育局等等來講，它是一個進步的理念，這是我們人類這200年來才有的。我們從民國57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教到現在十二年的適性揚才，現在我們的幼稚園還不是義務教育。所以如果在場

有家長在的話，我期待自學不要把學校教育或者是教育主流的體制看成是敵人，就基本上大家是共融，我們大家一起來辦教育。但是人是多樣化的，你共通了以後，學校或者是國家基於他的人力資源也有限。一個國小老師在當年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年代，一個班級是50個學生的。想一想，一個老師在50個學生的班級裡面，他怎麼去做適性輔導？所以合久必分了以後先不要談自學，我們的教育又強調適性化教學、個別化教學，尊重學生個性。換言之，不管我們在體制內，或者是我們在體制外，我認為這些是沒有衝突的。剛剛世閔兄有講到，自學的學生將來出了社會還是要當CEO，還是要選舉，還是要工作，還是得跟別人相處。只是在過程中，我們透過學校體制可以成長，因為種種原因，對於學校體制我可能卡卡的。所以當我們實施強迫入學條例以後，我們就發現到卡卡的了。原先的理念是辦教育很好，可是對於某一些學生，可能是特殊優秀的，可能是某一些狀況在心智上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他就卡卡的了。雖然我們在體制內，我們也會辦特殊教育，我們也會辦適性教育，但總是卡卡的。所以我拉拉雜雜的講這麼多，從強迫教育理念來看，每個學生受教育，我不管你是在家教育或是學校教育，我都要訂立最起碼的標準。所以這是家長們要有這樣的力量，其實不是國家或是教育局訂定各種辦法，因為有很多家長會覺得就是要自學，就是覺得體制不好，我自己來卻又要規範東、規範西的。這個其實就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講，雖然我們不諱言有自學能力的家長們自己會有一些資源來辦學，但是什麼事情都會有例外。所以我第一個要表達的是國家在最起碼的法規上、制度上或者是規範上來講，對自學提出的一些要求，定期的監督，我期待家長們把它看成是一個善意。換言之，我們自學的家長有些有能量，有些沒有能量。沒有能量的不用講，他必須要協助。有能量的家長，畢竟教育小孩將來還是要出社會，所以把學校跟教育的單位當成是我們的助力，我們來協助、共融，我覺得不管學校端或者是家長端都可以有所助益。

所以具體說來，我剛剛聽了一下研考會其實就有那些聯繫的平台。文化局裡面各種的活動，那些活動其實都是很可貴的資源。有沒有可能教育局，因為自學的人數也不多，看這些自學的家長們或是團體、機構有沒有這樣的需求，由教育局做一個平台，進而能夠有固定比較熱心的人

提醒，譬如說文化局有很不錯的活動，提醒大家可以去聽等等。其實有一個專人來類似為這群人，看看他們的需求。我也不太清楚這幾年這樣下來，對這些個體戶的，學校的我們就不提了，對於這些機構或是團體或是幾個家長們，他們希望教育局少管，還是多協助？這個可能又不同，我覺得你們可以有一個彙整。

不過我在這裡可能要提一個觀念就是，對於教育局來講，未來我們的人口會繼續動搖國本，會繼續不生小孩。所以以前一個班50個人，現在一個班25個人，未來我們大學要關門等等的情況下。30年前當人本基金教育改革的時候，我當時在一場公聽會裡面就說了，你們講的廣設高中、大學，因為在民國80年，大家可以查資料，當時我們的國中和高中就學機會率就已經破百了。所謂破百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中畢業生只要他想唸書就會有學校，不一定是雄中，但就會有學校可以就學。所以民國80年教改開始發展的時候，我們國家缺的其實就不是學校了。可是當時的理念是廣設高中、大學，現在被證明是錯的。但那個理念沒有錯，小班小校的理念沒有錯。我認為在一個宏觀上，在座的各位同仁們，其實雖然大家在各個單位，我認為從家長的觀點來看，我是大學的學者專家，我也是屬於政府部門，我們都是公領域，我覺得可以有一個比較宏觀的想法，就是未來會繼續少子化，所以未來教育的理念，現在這10年來，如果從80年在家教育開始，或者是教育改革這2、30年來，我們會比較傾向於體制不太好，可能會阻礙了我們的多元，我們各種多元教育應該要鬆綁。我認為在未來1、20年，這個理念應該會有一個新的融合，一方面是因為電腦、網路視訊等高科技的因素，會更加諸在個人，我可以自己在家裡看電影，電影院都得關門了，這點沒有錯。可是未來學校體制不可能沒有，所以未來1、20年整體上來說，我認為我們學校的體制，還有這10年來各個家長們、機構、團體、民間非營利組織所發展的一種很多元的自學理念，我認為某種程度會融在一起。我要表達的理念是，因為未來我們學校的規模會小、人數會少，會自然的形成原來30年前自願就學這些理念中體制壓迫個人，一個老師帶50個學生會看不住的狀況，這些會隨著未來的趨勢遞減。在遞減之下，教育局或者是政府公部門可能會有這樣的理念是，這5年來在跟各自學團體去互動、協助或是督導的時候，其實教育局可能有一個心態，就是我們可以跟他們

學一些什麼樣的經驗？那些經驗本身怎麼樣可以帶到我們的體制內的學校來。很吊詭的是，我就是不喜歡體制才要自學。就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如果我們學校的體制可以達到多元化，我自學幹嘛？我要強調的是，未來1、20年之後，怎麼樣的體制或非體制的型態會泯沒，在泯沒之下，教育局現在其實可以有一個比較前瞻性的看法，雖然我曉得人力有限，我知道沒有人，沒有錢，不過這5個團體和6個機構本身，其實可以有這樣的理念，當然我們學者專家也可以進來，就是我們共同形成一個介於體制內和體制外可以做的東西。如果自學本身可以做，某個實驗學校可以做，我們體制內的學校為什麼不可以做？所以在這個理念中其實就不是一個督導的關係，就是一個經驗共享的模式。進而如果教育局可以隨時跟自學的團體機構本身學習他們的經驗，藉由這樣的經驗中進而讓我們體制內的所有小學或中學可以這麼做。就是說會有一些可能不是像七賢或是五福的學校，他的學生就不多，這些學校校長如果有心的話，就不用去弄一個實驗學校之名，基本上他自然的辦學可能就會是一個符合家長們所期待的自學理念，我認為在未來1、20年的過程中會慢慢的泯沒。公部門的主管們，可以從這樣的觀點看自學本身，不要停留在法規之類的，對於這5個機構和6個團體，他們就會是未來我們整體學校革新的願景。我大概是要提這樣的理念。

各個單位之間，像剛剛警察局的同仁有提到中輟生的部分，我曉得很難，我也不見得能夠說服家長，不過自願自學的家長有很多是高社經地位的，我覺得高社經地位也分成兩類，一類是很有理想，一類是很自私的，我相信人是百百種。目前的中輟或是本身就是不喜歡體制，不喜歡唸書的，剛剛聽警察局的同仁有談到，其實對於把這些中輟的學生帶入到學校的過程裡面，其實自學的經驗，雖然這些家長們恐怕會是弱勢的，恐怕會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期待的，但是這些就是弱勢，而這些自學者，我剛剛從警察局的同仁聽到好像也有一些合作的可能，但這個可能好像大家也還是卡卡的。畢竟這是教育局的事，教育局可以在這一方面有一些開創性的創意，多跟社會局合作。社會局跟警察局處理的可能是這一些，有可能做一個比較好的協助，就是借重他們的需求跟經驗，這些學生最後勢必還是我們教育本身需要承擔比較大的責任。至於文化局或者是研考會的平台本身，因為備多力分，其實可以有更好的整合，進

而讓幾個機構或是團體本身也可以享受到，然後固定一、兩個月跟他們的意見領袖或家長們做一些互動，當然我們也願意參與，在互動的過程中理解他們的需求，分享他們的經驗，我覺得這樣過程中也許會是一個好的共融。對於屬於社經地位比較高的家長們，譬如說醫生、律師等等，可能他們對教育有一些想法的，我也很期待能夠透過自學的過程不吝惜分享他們的經驗，不管他們的小孩子是台大還是哪一所大學，我想去自學的孩子也不會去強調這種世俗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自學本身有沒有可能在互動之間把你們的經驗帶給我們這個社會，甚至於有沒有可能跟我們的中輟生，雖然他們有很獨特的人生閱歷，那個人生閱歷讓我們體會到台灣共同的團結，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團體，有這樣的情形。比較強勢的家長願不願意有更大的耐心，透過教育局的平台本身，也能夠去跟這群學生們提供屬於你們專業上的協助。這些我都覺得教育局可以去跟家長互動，我相信有理想的家長們是很願意分享這樣的經驗跟能力的。我暫時說到這裡。

最後跟家長提到，假設你是屬於自學，又不是真正很有錢的人，事實上我還是覺得，因為我自己的學生常常跟家長溝通時發現，譬如說有些家長到國外去，回來了以後要到學校來，家長通常就是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我的學生就覺得孩子從國外回來，家長又在那裡頤指氣使的，就會產生很多溝通上的問題。我也很期待，在場如果有自學的家長，其實你們的某些小團體還是需要儘可能去跟學校維持一個比較好的關係，讓學校也可以提供一些在自學以外的學生互動之類的協助，這也是我很期待的地方。謝謝大家。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教授。接著請李銘義教授發言。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謝謝主持人黃議員，跟這個議題相關的各位市府先進以及學者專家們好。我也是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我在學校開教育政策跟教育法規，所以對這個議題還滿關注的。這個問題大概牽涉到幾個方面，一個是學校端，還是有學校端，因為自學的部分還是有一些學籍、考核、畢業證書這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教育主管機關，所以你要訪視、輔導和申請的過程。對於家長來說，剛才一直提到有資源的家長跟沒有資源

的家長，都是家長，可是家長都還是需要協助。因為光填表，我來填都覺得有點困難，我解釋為什麼填表有點困難？因為他要規劃課程跟實施的內容，是要具有指標性的。這麼多老師在開課的時候都有寫教學大綱、教學目標、教學進行、教案，每個老師都經過很久的努力才會寫這些東西。現在你要求一個自學的家長要填這些，老實說很難，而且他也不知道填得對不對，也不知道填了有沒有用，因為他在自學狀態。你如果有參考資料的話，在第四頁的地方就是類似家長填表的模式，譬如說學習科目，他要把學校的學習科目選一選；學習目標是要選哪些主題；學習的教學內容怎麼教，教哪些東西。最難填的其實是能力指標，因為現在是素養導向的能力指標，能力指標是要教他做什麼，能夠達到什麼。其實家長也都要考慮好久，能力指標是要填什麼。所以我覺得光填這樣的學習計畫表就很難了，當然這只是一個model，不是每個都長這樣，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填的都不一樣。所以即使在這樣一個自學的檔案裡面，我就覺得光家長要把它填好，然後依這個計畫去執行，把學習能力指標達成，對家長來講都是一個考驗。對學生來講的話，生活的自律性很重要，因為他所有的時間都是自己跟家長一起安排的。不像學校固定幾點進學校、掃地、上課、休息、午餐、放學、回家或補習，那是學校教育的流程，都有很完整的時間規劃，所以自律性也很重要。所以對家長來講，我覺得困難點還滿多的。

剛才我也聽了警察局、社會局、文化局、研考會和青年局的發言，我覺得比較多的是對中輟生的關懷，事實上他也是一種自學模式，因為他已經中輟了，所以他只好在極少資源的情況下去進行這樣的學習。可是他的學習會有安置生活之外，還會有所謂的知識力跟就業力的規範。就是這個學生雖然沒有在學校上課了，可是他還是一樣要生活和安置，安置生活以後，還有一些就學的困境要怎麼解決。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系統，兩個不同的system。

為什麼會討論到這樣的議題呢？剛才很多學者也都提到這是一個法規的規範，有自學的方案以及自學法規條例的要求。事實上讓我想起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會遇到一個狀況，美國在2002年布希總統的時候提一個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孩子落後的法案。其實源頭是美國的小孩在閱讀跟數學的能力上非常的落後，所以他們的

測驗成績常常都不太好，美國是聯邦制的國家，所以地方政府花了很多時間去做基礎能力的補強，中央看不過去才跳下來訂了這個法案，就是「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但是NCLB這個法案的作用是要救學生的學習力，我們回到自學的概念裡，還是要回到學生的學習能力部分，所以今天才會討論到公部門有些什麼樣的自學模式可以提供，公部門在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模式裡面，各局處可以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提供哪些資源？如果在家自學模式，有哪些私部門的部分，像是補習或是團體或是書商的資源可以讓學生更容易學習跟取得，或者是免費的線上資源的彙整。這些課程規劃其實還滿困難的，學者們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這其實更細了。我剛才聽教育局報告提到我們有三塊，一個是個人在家自學，第二個是6個機構的學習434人，還有6個團體115人的在家自學。所以應該這樣說，我們如果是對於想彈性的在家自學，資源比較多的，豐富的部分是不是透過目前的規範，透過協會跟這樣的小團體互動，有專家的資源引入，透過教育局這樣中介的媒體。因為你本來就要去訪視，本來就要去做整個流程的督導，本來就要跟學校端做一個協調，把這幾百個人的問題做比較集體化，等於是協助他們去做更好的東西。他們有點像是buffet，有人吃A餐、B餐、C餐，可是我們提供更多資源給他，讓他們有更多選擇性。這是一塊。這一塊的部分我建議還是以教育局為主導，因為教育局在這個區塊裡面責無旁貸。

第二塊的部分其實我還是滿關心的，因為弱勢，因為生活的遭遇或是家庭的問題，或是對學校適應不良而造成中輟的這一塊。很容易造成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自理能力不足、社會的邊緣化，還有在生活照顧上都有困難。這時候如果少年隊在學校或是家庭邊緣找回來，可是找回來還是回到家庭系統，如果本來家庭的照顧能力不足的話，反而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又回到那個system，那個system本來就是對他照顧不好的或是有家庭暴力的，這時候可能社會局跟警察局要花更多的力氣來找心理諮商師和社工個案的管理師。所以可能需要的是人際協助、生活的照應和剛才提到的自我認同，其實還有一些是未來就業跟協助他返回學校的就學能力等等。這個是另外一個區塊，這個區塊裡面雖然不能算是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模式的輔導跟協助，但是我覺得這一塊在高雄其實還是一個滿重要的討論議題，也是在教育裡面應該去做的。

所以我應該是這樣去建議，如果針對資源比較豐富的部分，我贊成前面學者的看法。管而不理的部分，儘量減少這樣的管制性，多一點資源的提供，透過一個協會或是小團體的互動，提供他更多不同的選擇性。對於中輟或是比較弱勢、資源比較不足的部分，還是要考慮到他的就業力跟知識力的提供，然後對他生活的安置和在家自理的能力，以及生活照顧等等，都必須要賦予更多的資源。對於教育局、警察局、社會局的部分，應該提供相當的內容給他。我也感謝青年局、文化局提到有一些圖書館或是線上課程的部分，我覺得都是很好的，那對於家長或是學生端的部分都是有需求的，這種需求不能口耳相傳，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大量的資訊讓他去做選擇，這樣他放在課業安排上的時候就可以納入。而不要去東找一個、西找一個；東花錢、西花錢的；東參加一個活動、西參加一個活動。對我來說，這樣對於在家自學的家長都是一個困擾，聽了也不見得是好的，去花了很多錢。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政府的資源是免費的，或政府的資源是公開的，如果把它排入以後可以形成一個很好的課程，也形成一個很好的活動。所以在家自學這樣的方案輔導跟協助，還是期望我們公部門的部分和學校端的協助。因為學校端也會覺得很困擾，這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到最後是由他們來認證，考試也是他們去考試，所以他如果不回來考試，學校也一樣不能幫他評定成績，一樣的道理。所以這樣的一個連結性其實還滿重要的，所以家長跟學生的家庭端和學校端，還是需要學校端，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互動，透過訪視及事後的協助，還有政府資源的提供等等相關應該有的資源，不管是社工師、心理師、輔導或是個案管理師等等，我覺得在高雄市還滿重要的。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李教授。接著請吳教授發言。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吳副教授建德：

主席黃議員、在場的諸位學者專家，以及市府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是非常的榮幸。截至今年的統計，在全台灣大概有281個實驗的學校、機構跟團體來進行所謂的自學模式的方案。台灣的自學方式行之有年，也有實驗三法的專法來保障這些學生，所以在法規上是完備的。針對今天兩個討論的議題，第三個跟第四個議題，

我準備先從第四個議題來跟大家分享。自學方案有兩大區塊，大家都談得很清楚，社會經濟地位很高的占絕大多數，這是自願型的。非自願型的，可能有中輟或是家庭有問題的，或是身體狀況沒有辦法到正常學校去學習的，這個部分可能相對少了一點。如同剛剛劉教授所提的，他那個好朋友光是體育要去打籃球就要找籃球教練。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我個人的案例，我女兒是他們學校畢業的，住在美國十幾年了，她沒有把小孩送到公立學校上課，她送到私立學校。在美國從幼稚園到高中，只要是社區型都是免費的。我女兒是把她的小孩從幼稚園就送私立學校，學費是很龐大的支出。我問她：「為什麼要送私立學校，不送公立學校？」她說：「公立學校充滿了牛鬼蛇神。」講到這一段，我再拉回來台灣的狀況，我女兒民國80幾年在台灣讀某一所公立國中的時候，到二年級上學期跟我反映她受不了了，沒辦法再讀了。為什麼沒辦法再讀？她說因為學校規定愛的教育，那個班的學生愛怎麼搞就怎麼搞，老師都不敢怎麼樣，整個班3、40個人，想讀書學習的就坐在前面兩排，後面3、4排的男生女生已經打成一團，老師不敢管。這是我女兒那時候回來跟我講的，公立國中的老師都不敢管。後來我實在是覺得沒辦法，她又這麼迫切想學，我就只好把她送到私立學校，私立學校就沒有這個問題。所以台灣的教改怎麼樣，我相信諸位教育界的前輩很清楚，如果教改是成功的話，那個教改的主要領導人怎麼會說：「教改失敗的責任不在我。」如果是成功的話絕對不會講這樣的話，如果是成功的話就會講是因為他才會成功的。所以再回到我女兒的身上，我女兒的小孩是讀私立小學，她每個禮拜送小孩去學習一個小時的鋼琴150元美金，就一個小時。所以自願型的自學方案可能真的要有龐大的經濟做後盾來支持，如果沒有龐大的經濟當後盾，可能請一個籃球教練陪你打兩個小時的籃球就要3千元。所以為什麼會有自學方案，有實驗三法的設立？家長愛子心切，希望小孩子學得更好，或者是不要在學校的教育裡面去大鍋炒，你的教育制度或是教改的問題就呈現在那邊了。可是從國小、國中、高中減輕他各式各樣的壓力，但總是要出社會，出社會之後不如意事者不是十之八九嗎？我相信這幾位教授每天遇到不如意的事可能90%以上，我到現在都有90%以上。你讓他長期享受十幾年所謂的如意生活，沒有壓力的狀態之下，出了社會要怎麼辦？你要怎麼適應？我覺得

挫折或者是失敗或者是壓力，本來就是人生的常態，我覺得應該要有這方面的體認。

第二個，我要從第四個議題，高雄市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模式的課程有哪些規劃方式？我的建議是可以從多元智能理論這個方向去思考。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霍華德·嘉納（Howard Gardner）教授在1980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論，第一個，包含語文智能、數學邏輯智能、肢體動覺智能、空間智能、人際關係智能、音樂智能、內省智能跟自然觀察者智能這個部分去做思考。華人常常會有一個滿偏執的觀念，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當然這個觀念經過很多年的改變，我相信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我隨便舉出多元智能理論裡面例子，各位應該耳熟能詳的「周董」周杰倫，他已經持續18年每年收入超過7億元。但是他的學科成績在國中和高中是一敗塗地的，大學連續考了兩年都沒考上，他還去考音樂系都沒考上，我相信他的學業成績是很糟糕的，但是他在音樂領域的發展我相信是有目共睹的。再舉另外一個例子，電影

「Mission: Impossible」的男主角Tom Cruise只有高中畢業，他有閱讀障礙，他沒有辦法完整看一篇東西，可是他現在在他的領域是發光發熱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多元智能理論，坦白講，其實到了國中應該都可以區分小孩要往哪個方向發展，讀書也沒那麼容易，但是他有各式各樣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不一定要讀書。德國的國中就開始慢慢區分未來適合走哪個方向，德國的教育也得到很多肯定。我覺得台灣真的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各方面都學了一點，學到最後都變成大雜燴，然後就搞得一團糟。所以我建議可以從八大智能裡面去思考。除此之外也可以雙軌進行，像剛剛劉教授所提到的，群育的部分或者是運動技能技藝的部分，是否有讓這些家長在平時週一到週四自學，週五可以回到學校參加體育課或技能課或是音樂課，讓你回來跟大家一起學習以彌補這一塊的缺陷。我相信這個是可以認真去思考的雙軌作法，所謂雙軌就是譬如說禮拜一到禮拜四是自學，禮拜五學校有些技能課、體育課或音樂課，你可以回來跟大家一起參加，這種壓力也會比較小。這個應該是可以思考的部分。

談到第三個議題的實驗教育在家自學方案有哪些資源可以讓家長去取得學習的？像台灣有一些善心人士，我舉一個例子，沈苾菱應該大家都

了解，她是一位相當傑出的女性，她剛剛從台大商學所畢業，拿到博士了，她已經宣示40歲的時候要選總統。她從小學11歲的時候就一戰成名，幫她爺爺賣橘子，她收到一筆錢之後就開始做出各式各樣的善事，截至目前為止，她打工或是賺來的錢，已經捐出去將近500萬元了，她也成立各式各樣的自學網站。這些東西應該可以廣為宣傳，她成立各式各樣的自學網站。這種自學的資源取得，我相信台灣如果以廣義的博物館而言，大概有6、700家，包含民間的博物館，這當然也是一種自學的資源。可是坦白講，你動不動要去那種地方，沒有錢是不行的，錢不是萬能，但是沒有錢卻萬萬不能。面對第二類的非自願性中輟生怎麼辦？他根本沒辦法。

另外，我建議教育局可以用集體採購的方式，有一些自學的電子軟體，你如果讓各個學校去買，我覺得那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支出。我可以透過教育局或文化中心等各部門，去跟廠商談。譬如說我們高雄市自學的學生有3千人或是2千人，我跟廠商談用2千人的額度去買這套共用版，如果讓每個學校自己去買，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支出。以我們在大學端，常常一套電子資料庫就要上千萬元，然後每個學校都去買，那就是投資浪費。事實上國家圖書館在20年前就有做這樣的規劃，好像到目前都還是紙上談兵。我們高雄市的範圍比較小，我們可以先做，用比較少的資源，讓這些人可以用到他想要用到的資源。針對第二個非自願型中輟生的部分，我建議像社會局可以每個學期末行文各大學，各大學每個學期都會有一些比較舊的電腦汰換，這些舊的電腦在大學端可能不夠用，但是在中小學端絕對夠用，而且都是好的。那些東西要汰換，坦白講，如果社會局可以行文各大學端，把這些電腦捐出來，提供給一些比較弱勢的團體或是學生使用。我相信這對第二類的非自願型的自學學生會有比較大的幫助。以上是我的建議。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各位教授。各局處有沒有要回應或補充的？請教育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劉專門委員靜文：

謝謝今天的專家學者給自學的學生和辦理的情形建議。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剛剛大部分的教授都有提到的，就是資源的分享。事實上在他要申請自學之前，我們會辦理說明會，這個說明會會告訴有意要申請

自學的家長們要怎麼申請。剛剛李教授有提到表格填寫有困難的問題，事實上在說明會裡面會告訴他們就像這樣子寫，有範例，這個家長是這樣子弄的。其實從一開始在申請的時候，家長們大部分可能會出現，譬如說這個時間帶他出去散步，他來參加說明會就會知道這就是體育課，他就是會知道要這樣去填。至於能力指標的話，就是看家長自己的方式，他知道有人這樣子寫，他可能會去寫，但他不寫也沒有關係，只要他提出孩子整天完整的課程規劃去處理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和學校怎麼樣合作，剛剛吳教授有提到，像有些家庭固定體育課就一定會讓孩子回去學校，爸爸數學比較厲害，爸爸就教數學；媽媽國語比較厲害，媽媽就教國語。其他的像身高、體重的檢查，還有疫情的時候要回去打疫苗，這都是一定要回去的。其餘在課程方面怎麼樣跟學校合作，像高中生也要跟學校談一個合作的計畫，然後在審議會裡面提出來的。怎麼樣跟學校去談這些東西，要談些什麼，這些也都會在說明會裡面去做說明。

再來就是大家一直提到的，有哪些資源是我們可以提供的。在說明會裡面我們邀請到的，因為在實驗三法裡面各種型態的自學，他們是一直以來都這樣，其實就是就地合法。所以就是邀請非常有經驗的，無論是在各個縣市裡非常有經驗的，像華德福體系也真的辦了非常久，所以他們的資源是怎麼樣取得，也是透過這個說明會去做一個分享。最後，也會邀請他自己本身在自學這方面一路走來都是用自學的方式在學習的學生本身自己來做一個分享。透過這個說明會，讓他們可以知道無論是行政的流程，或是未來自己的生涯規劃都有一個參考的模式。

再來就是在執行過程當中，剛剛提到我們會去做輔導訪視，輔導訪視除了去做家訪以外，其實也會透過座談會的方式，也是一樣邀請我們輔導訪視的人，不管是有經驗的家長或者是專家學者，一起來聽聽他們在這一段計畫的執行裡面，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者是資源的取得是有困難的，或者是跟學校的合作是有困難的，其實會透過那個座談會，大家彼此去做分享。

再來是資源平台的部分其實我們有建立了，但是比較多都是管理的部分，譬如說申請表格、申請的流程、行事曆等等。至於剛剛各局處其實都有提到他們本身活動資源的連結，這個我們做得比較不夠，我們會來

做一個整合，讓他們可以直接從這個平台裡面去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最後，其實我們一般體系是一個比較制式化的流程，我們在做行政的話，就是把個案彙整起來變成是一個通案，這個通案怎麼用SOP的流程把它制定好。但是剛剛大家一直提到的，無論是自願或是非自願的孩子，他們所需要的應該是個案的輔導，所以我們會著重於在輔導層面的部分，每個個案去做處理，然後用行政來輔助他。以上補充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我們今天的公聽會很有效率，11：17就結束了。事實上會議不一定要開很久，有效率最重要，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經由內部橫向的聯繫和學者專家意見，讓我們針對自學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因為現在有太多孩子有自己的特色，要走他自己的路，如果我們在整個資源或是協助上能夠給他們更大的便利性，也讓他們在學習上更愉快，我想這是我們能夠做的。再一次謝謝各局處代表以及學者專家，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